

八十年前上海流行提盒

◆ 蓝翔

今年市民文化节很热闹，我两次报名参加春季夏季收藏展。现在又开展秋季展，我找出这很少见的老家什参展。七八十年前，在抗日战争前后，这种高44厘米、直径13厘米的六层提盒，曾风靡上海滩，显示出它在海派饮食文化中独特的意义。

那时各大商店公司中午大多吃包饭，由饭店准时送来，店伙和账房先吃，吃完学徒再吃。回顾当年大小二厂都没有食堂，中午工人自己带饭，怎么带？就用这种提盒带。一些小店两三个伙计和学校女教师等也带饭。特别是清晨上班路上这种彩色提盒在大街小巷川流不息，形成了上海一种特殊的街景。

这提盒何人设计已无从查考，不过携带方便很实用而功能齐全，共六层。底层较大可盛饭冲汤，二三四层可盛菜放馒头糕点和稀饭等。第五层是碟子，也起到盖子作用，当年工人吃饭没桌子，四处打游击，这小碟子也可起到放鱼刺放骨头作用。最妙是第六层，它是一个倒扣的碗；下面四层两边都有方格小攀。便于铁提夹从两边一层层穿进小攀，到了顶端提夹形如“而”字形：最上面一横木棍为拎手，下面分为“六”字岔状。这碗底设计了一个小圆碟，反扣之碗扣在第五层圆碟中，上面以“六”状钩扣紧碗底小圆碟，这样利用金属提夹层层相扣和提夹的弹力作用，使提盒提在手中稳稳当当。开饭时搬开“六”字句，将碗反过来即可盛饭，十分便当。

七八十年前，以碳酸钠涂在铁皮上，烧制成的搪瓷工艺刚从国外引进，既可防锈色彩又精美，比以前用铜盒、竹木提盒轻巧多了，故深受纺织和其他女工、女教师等欢迎。

自古以来中华美食名扬天下。清代美食家袁枚曾写下“美食不如美器”名言。确实如此，我国古代的青铜鼎、唐三彩双鱼壶、北宋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盖碗、唐代鎏金银箸等，现在都成了古玩收藏品。

大约20年前，我在周庄水乡旅游，巧遇台湾作家收藏家三毛，在古玩店中买这种搪瓷古董提盒，她是民俗收藏家，对刀叉勺、碗碟、瓶壶瓷罐等特别感兴趣。受三毛启发，我回到上海也买了这个六层蓝花搪瓷提盒收藏至今。我不是赶时髦，主要是看到提盒的提夹上插了一双象牙筷。我是筷子迷，收藏研究箸文化30多年，发现这提盒的设计者很巧妙地给筷子安排了一席之地，既不占地方，筷子又不会遗失损坏，这独特绝妙的构思，令我这筷箸收藏者如获至宝，连价也不还，毫不犹豫地付款将这提盒拎回家中。



▲ 陈佩秋先生绘山水册页

物随缘来

◆ 王人梁

闲时想到，世间万物都在有意无意中转换着。有的东西原本是你的，却怎么也想不到转入了他人手中。好像一切都是注定的。说是奇怪，好像又不奇怪，因为好的东西总是留在人间，没有人会随意破坏，千转百回也就很正常了。这样就使人玩得舒心惬意，在玩中就会多一份故事，生活也就多了一些趣味，如此这般也使在藏物中多了一点意思。

我藏有一本册页，册页中没有几页画，但页页精彩，张张名家。山水、人物、花卉、鱼鸟样样齐全。画册年龄大我一岁，均为1956年所作，我非常喜欢。此册页的原主人我也相识，也不知他是怎样流失的，因为其中一页有他的藏款。相见多次也没有和他提起。

国庆佳节期间，因朋友相邀一起喝茶吃饭聊天，好几位朋友一起聊得甚为开心。原册页主人也在一起，聊得开心时，无意间就与册页主人施立华先生说起，我有一本册页原是你的，现在在我手中。施立华先生即问是本什么样的册页，我说有张陈佩秋先生的水墨山水，江寒汀的花鸟。刚说到此施立华先生即说：这本册页是他十几岁时请先生们画的，有陈慕康的人物，钱镜塘的山水，他看着江寒汀先生为其作的画，看着张大壮先生画的菱花串条鱼，美极了。这几页画，页页能体现出大家的风格。他并讲在陈佩秋先生旁聆听她说这张水墨山水的妙处。我说还有一张大壮先生的山水，有藏款为丙申年，灯下为小竹画。施立华先生说此画未见，这本册页可能就在大壮先生家遗失了，今在你人梁手上也算是件美事。

晚上喝酒时，我和施立华先生谈笑说，原本是他的东西，现在在我手中，问他有何感想，施立华先生说，这有什么感想，说这就是一种缘分，就如我们相识一样，有缘者得，世间万物就在二个字上，叫得失，想通了什么都看开了。

已是十月中旬，天气却未见凉，暖暖阳光里，依然宛如夏天。今去文庙稍晚，八点至，见门口依有地摊，零星地占了路的两旁，有书贩在叫：“一块一本，一块一本。”在一大堆旧书前，挤满了淘书者，从中捡得一本《萧红短篇小说集》，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细看书上的印章，为浦东某街道图书馆的处理书，可惜好书太少。巡检一遍其他旧书摊，并未见特别中意的旧书。见书友，笑曰你来得晚了，早上有十几本周作人的书，一本有题签，被人以两万五买去。一笑，得书随缘。

偶见一中年男子书摊，多为翻译小说之类，也有一些港版的政治书，均价五元一本。见书摊角上有几本上海书店影印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细看之，有丰子恺《率真集》、黄裳《锦帆集外》、徐志摩《爱眉小札》等。此套书已集有近百册，但《率真集》、《锦帆集外》不存，便购下。曾见黄裳《锦帆集外》网上卖五十一本。能以此价淘得三本，亦属幸运。另见有书摊出售影印本《良友》杂志，为国家图书馆新版，因开价高未购，被一青年人悉数购去。

后进文庙书市，由于天气晴朗，淘书者自是不少。见一熟悉

书淘十月季



的书友出摊，多民国老期刊，便挑了几本，民国二十九年出版的《健康生活》，刊中有周瘦鹃、施济美、顾明道等的文章，但刊物已成散页，品差价高，未购。花百五十元得《小说海》（1915年12月出版第一卷第十二）、《少年》（1930年8月出版第二十卷第一号），此类旧刊难得，价高也得收。无奈现时即使如文庙旧书市场，真正卖民国旧书的摊位仅几个，偶然见到非出高价而不

民间收藏 / 国家艺术杂志

明清早烟盒浅说

上世纪80年代初，广西的考古出土文物早烟锅，佐证了早烟在明代中晚期的嘉靖年就已吸食，比原记载的万历始有吸烟之说推前了五十余年。自明嘉靖年间点燃了吸食早烟的星星之火起，随之产生了一种空腹、广口覆有盖，以绳线串悬于早烟管下或腰间，用作贮存早烟丝，大如拳头，小如拇指的早烟盒。屈指数来，其已有四百五十余年历史。

早烟盒进入了宫廷皇戚、达官显贵、文人儒士的上层社会，即被视作身份地位的象征，并兼作观赏把玩的佩饰。早烟盒盛行的明清时期正值我国竹木牙角雕刻艺术进入鼎盛期。刻匠及文人雅士在制作早烟盒时，或雕竹镂木，剔犀刻牙；或范匏琢角，错银贴黄；或烧瓷嵌骨，髹漆镶钿等广施百技，博取殊材。在这不足三寸之躯上充分发挥他们娴熟精湛的治器功夫和手艺。

明清两代是我国民间神话、传说、曲艺、戏杂、历史典故及吉祥寓意诠释的承前启后，不断创新的繁荣期。刻家们把寓喻这些内容的图符与纹饰大量引渗和烙刻到早烟盒上。这些被文人及艺匠镌镂刻画得精细繁缚、神采飞扬、惟妙惟肖、呼之欲出的祥禽瑞兽、花鸟鱼虫、故事人物及吉祥物，又使早烟盒出落得焕采脱俗和清雅神奇。

因早烟丝为粉丝状，早烟盒造型不受被贮物拘束，可任凭匠师驰骋无穷的想象力。故其外型被雕琢成球形、壶坛、六方樽、八楞罐；似熏鼎、簋篮、鼓墩、图腾柱；或肖形人物、鱼螺、禽兽、瓜果等等变化万端、姿态百千、终使盈手可握的小小早烟盒透溢出惹人痴醉的盈盈灵气（图示余所藏部分精品明清早烟盒）。

然而让今人遗憾的是，明清早烟盒的存世量却极其的少，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民间谚语有“十只烟盒九个布”，余下的一成中由古艺匠，文人刻家精心雕刻的早烟盒仅占很小一部分。随着长年使用磕碰，虫蛀风蚀霉腐，沧桑变迁等，能传代的早烟盒自然锐减。其二，据史载，从明崇祯至清乾隆及太平天国政权，考虑到“烟草与粮夺田”，无益民生国计，均“传旨禁天下吃烟（指早烟）”，违者课重刑。就连林则徐南下禁鸦片烟时，也不忘顺带收缴了不少早烟具。如此前后禁烟二百年中，早烟管与早烟盒屡遭收缴、销毁，那劫后余生，工艺精湛的明清早烟盒已寥若晨星矣。

如今那些有幸得以传世，且争姿斗奇的明清早烟盒不仅传承着华夏文化的遗韵和传统雕刻工艺的轨迹，也为后人留下了窥视明清两代我国各地域各民族乡里习俗、市井风情和民间传说的可贵证物。



本，现只取出一小部分售出。但无论怎么问，不肯告之老教授姓名，想想聚书难散书则易，平生出一份感叹来。

文庙淘书必须仔细地觅寻，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一书摊处，就寻得一本小册子，是中州古籍1981年出版的《郑逸梅文稿》，封面由俞平伯题签，小三十二开本，仅八十八页，书中多郑逸梅题跋和序稿，对于“补白大王”郑逸梅所著书，见之必收。无奈摊主也识郑逸梅，坚不还价，只得购下。《郑逸梅文稿》印数五千，现恐不易得。虽已有六卷本《郑逸梅选集》，但见单本也不想放弃。

遇书友，知其淘得一本王洪文著的哲学书，细看为1956年出版的，王洪文成名在“文革”后期，此王洪文非那王洪文，一乐。书友赠拍卖目录几册，知上海工美将于下周拍卖，友言可以去一看，其中有不少我喜欢的老期刊，起拍价也不高。参加过几次沪上的拍卖，感觉并不好，拍卖拼的是财力，少了一点淘书的趣味，但可以前往一试，只要价钱合适，也是一个获取旧书的渠道。欣然所约。

淘书归，渐起风，知冷空气明将影响申城，史上最热的夏天也将画上句号。有书淘的日子，如同企盼中的秋天一样的美好。

◆ 姚一鸣

能得，只能够着买。

今到文庙虽晚，运气还算不错。有一平时卖旧连环画的，不知从何处收来一批五六十年代的旧书，且书全部用纸包着，因而品相绝佳。但多为翻译作品，我感兴趣的古典文学和史料方面的不多。从中选了四本五十年代的《译文》杂志和“中国历史小丛书”《文成公主》，和摊主闲聊，言此批书花了几万块钱从一老教授家收得，多民国书，其中有郭沫若的签赠